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七章



清冷的夜空寂靜無聲，只有遠處貓頭鷹漸漸消失的叫聲。繁星點點。昏暗的修道院庭院被燈光照亮，幾盞油燈微弱的光芒從兩層宿舍的窗戶透出來。庭院對面，一排彩色玻璃窗也閃閃發光，而且更加璀璨奪目。大教堂彷彿活了過來。

在金碧輝煌的教堂內，高聳入雲的是一幅精美絕倫、佈滿煙灰的壁畫，它裝飾著拱形天花板。這幅畫幾乎覆蓋了教堂上層的所有區域。在壁畫下方，兩排巨大的石柱沿著外牆排列，貫穿整個主翼。它們共同支撐著飛扶壁，飛扶壁直插雲霄，最後消失在天花板內。

大教堂的四個翼樓都採用了同樣的堅固設計，翼樓連接處，也就是它們共享的開放空間，矗立著一座高高的帶罩祭壇。

垂掛的掛毯和帷幔裝飾著雕花木質祭壇華蓋，神聖的中心擺放在一塊位於地面中央的堅固石板上。祭壇石板兩側，粗皮帶繫在從石基伸出的閉合鐵環上。

布拉西樞機主教站在高高的祭壇前，兩盞高大的落地燭台在他肩後投下搖曳的光芒。他全神貫注地翻閱著一疊易碎的書頁，不時低聲自語。他的目光凝固了。

他研讀著納拉姆辛譯本的拉丁文段落，並帶著這些譯本從偽經檔案館中盜走。附近，修士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靜靜地等待命令。除了他們三人，以及忙著將幾條長皮繩中的最後一根係到祭壇石板八個金屬環上的格拉特修士之外，

大教堂空無一人。

格雷特修士終於走到布拉西跟前。“院長，拴繩很牢固；從最長的到最短的，從外面到裡面。”

布拉西短暫地將目光從破舊的書頁上移開。“那是什麼意思？”

格雷維爾站出來試圖解釋格雷特的說法。「祭壇石基兩側各有四個鉤子。每個鉤子都需要綁上一條繩子。所有的繩子都必須」

克洛狄烏斯嘆了口氣，打斷了格雷維爾的話，向布拉西做了更簡潔的解釋：“祭壇石板擱在兩個地板凹槽裡。如果石板沒有均勻地向後拉，就會卡住。”

布拉西挑了挑眉，但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文件。“如果真的流行起來呢？”

克洛狄烏斯回答說：“如果卡住了，就必須把繫繩按相反的順序重新排列。從最短到最長，繩子的末端交叉到祭壇的另一側。然後，必須先把石板完全拉合，再把繫繩反過來。”

再次重新開放。」

“這很難嗎？很複雜嗎？”

克洛狄烏斯聳了聳肩。“只是時間長而已。關閉和重新打開地坑需要一些時間。”

布拉西告訴他：“那麼我現在命令你負責照看這塊石板。”

「沒能成功。」布拉西繼續說道，「當然，如果導致流產，我一定會追究你們兩個的責任。」克洛狄烏斯頓時僵住了。

克洛狄烏斯目瞪口呆，瞥了一眼格雷維爾，格雷維爾正皺著眉頭看著格雷特臉上那抹不易察覺的冷笑。他扭動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喉嚨。“恕我直言，閣下；我們無法保證石板不會卡住。”

布拉西緩緩放下書頁，眯起眼睛轉向他。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都從紅衣主教緊鎖的眉頭下，看到了彷彿魔鬼本人一般冰冷、冷漠而堅定的目光。布拉西那隻失明的眼睛彷彿要將他們全部看穿，如同要將他們全部看透一般。

克洛狄烏斯慌忙移開視線，轉而看向祭壇，繼續懇求布拉西：“祭壇從未移動過。我們只知道祭壇被移動的方法……”

翻閱古老的修道院檔案。假定我們會成功”

布拉西打斷了他，語氣中越來越不耐煩：“你們現在站在我面前，而不是在宿舍裡。是因為你們仍然受我恩寵。你們兩個都想成為地下墓穴的新管理員，是嗎？”

“哦，的確如此！”格雷維爾驚呼道，“我們願為您效勞。”

克洛狄烏斯怒視著格雷維爾，然後回答：“是的；不過，如果您願意的話，您的

卓越 ”

「那麼，你一定要確保石板不會卡住，明白嗎！」布拉西厲聲說。克洛狄烏斯嘆了口氣，但還是照做了。「我們會的，殿下。」

突然，祈禱室側翼的外側雙扇門猛地打開，伯恩上尉率領兩列最精銳的士兵走進教堂，沿著中央走道向上走去。長長的階梯式座位將人群分隔開來。一百名士兵的腳步聲隆隆作響，響徹大教堂的祈禱廳。最終，隊長大聲命令他們停下，士兵立刻僵立不動。他的聲音迴盪在教堂兩側巨大的圍牆內，大教堂裡再次陷入一片寂靜。

布拉西樞機主教和三位修道院修士注視著伯恩上尉走近。船長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搔了搔臉頰，雙手叉腰。他用一雙綠色的眼睛掃視著大教堂，主要目光落在……他環顧四周，祭壇上繫著繩索。然後，他與每位修士交換了一下眼神，接著轉向布拉西。「我們開始吧？」布拉西一邊回答，一邊將注意力轉回《納拉姆辛》的書頁上：「很快就會了，隊長。不過，關於祭壇，還有幾個相關且非常重要的細節。克洛狄烏斯修士現在就告訴你。」

克洛狄烏斯領會了他的意思，走了上前。「啊，是的，隊長，」他說。僧侶向伯恩解釋了均勻拉動祭壇石板的重要性，這樣它才能……它無法自行鎖定到位。他們一起繞著祭壇踱步了將近三分鐘，克洛狄烏斯向伯恩說明了需要他做什麼。僧侶繼續說：「因此，你們人手的站位至關重要，因為一旦開始，他們就會為了空間而互相爭搶。」伯恩的目光落在地上八根長長的繩索上，它們呈精確的燕尾樺排列，從石板向外延伸。「正如你現在所知，」克洛狄烏斯補充道，「移動祭壇的任務相當複雜。實際上，遠比表面看起來要複雜得多。儘管如此，我需要你們九十八個人，不多也不少。現在，你們有多少人？」

準備好了嗎？

「夠了。」伯恩說。

「的確如此。」克洛狄烏斯皺起眉頭，高高抬起下巴。「我明白了。」他仔細打量著伯恩臉頰上那道觸目驚心的疤痕。

伯恩俯身向前，低聲說道：「修士，小心你那雙自以為是的眼睛，免得我在我的部下面前丟臉。」克洛狄烏斯越過伯恩的肩膀，瞥了一眼。

他發現兩列皇家衛隊士兵正堅定地看著他。

「好。」僧侶嘆了口氣，垂頭喪氣地轉過身去。「我們來安排你的人吧？」

「牧師，您看著辦吧。」伯恩上尉說著，緩緩地揮動著伸出的手，指向他的士兵們。

克洛狄烏斯看向布拉西樞機主教，樞機主教只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克洛狄烏斯忙著將八排士兵安置在皮繩上。
總共四十人固定住最外側的兩根繩索，二十四人抓住倒數第二對繩索，二十人抓住倒數第三對繩索，十四人抓住最內側的繩索。伯恩把剩下的人——那些沒有被分配到特定職位的人——安排在……
拴繩——在教堂外，用來守護教堂的三個入口。所有繩索都已就位，一切就緒。教堂內頓時一片寂靜，克洛狄烏斯走到八排士兵身後，仔細檢查每一排士兵相對於祭壇的位置。最後，他退後一步，看向修士。

格雷特遠遠地看了看，點了點頭。格雷特低聲告訴了布拉西樞機主教，布拉西樞機主教從文件堆中抬起頭，向伯恩做了個手勢。伯恩聞言轉過身，繞著他的部下巡視，大聲下達命令：“每個人……”
拉！每排人齊心協力！所有排人保持節奏一致——拉三拍，休息三拍！他停在他們身後，雙手抱腰。「各就各位！」繃緊的繩索猛然繃緊。「拉！」

九十八名士兵竭力支撐。八根繩索吱呀作響。然而，祭壇依然屹立不搖。布拉西怒視著克洛狄烏斯。格雷維爾扭動著身體。

「用力！」士兵們再次向後靠在繩索上，六噸重的岩石滑落的嘎吱聲在教堂的地板上迴盪。

「用力！」又往前挪了幾吋。

「用力！」而且還有更多。

「用力！」更多。

“用力！”

伯恩蓄勢待發，就像船上的鼓手在奮力劃槳的船員身上敲擊著鼓點，保持著節奏。他的士兵發出陣陣噓聲和呻吟。隨著伯恩每一次新的號召，石板露出了更多骯髒的地面。在祭壇的另一側，與伯恩相對的布拉西看到一個長方形的洞逐漸顯露出來，散發出幾十年來積攢的霉味。最終，隨著一個深坑完全暴露出來，一聲沉悶的巨響迴盪在空氣中。
透過教會。

「完了，」克洛狄烏斯告訴布拉西，「石板不能再往前走了。」布拉西一邊說著，一邊朝敞開的礦坑走去，同時向伯恩做了個手勢。

「放開！」伯恩大喊。士兵們扔掉了繩索；汗水在疲憊的手臂上閃閃發光；幾個人癱倒在地，其他人則彎下腰，氣喘吁籲。然而，大多數男人筆直地站著，頭向後仰，嘴巴張開，對著繪有天使的天花板喘息著。

修士格雷特和格雷維爾在骯髒的洞口外緣擺放了幾盞高高的落地燭台。布拉西檢查了這已被照亮的空洞。這個坑深十二英尺，長寬均為十六英尺。坑的四面牆都結滿了一層黑色的樹脂，看起來像一層薄薄的煤灰沉積在……

爐膛煙道使用痕跡明顯。即便在污穢之下，布拉西依然在每面牆的中央發現了類似的圖案：十字架的蝕刻，每個十字架的中心都環繞著三個同心圓。然而，真正令他著迷令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幾乎暈厥過去的，是那與明顯燒焦的坑洞截然不同的東西。

一塊黑色光滑的矩形巨石，棱角分明，從洞穴中央的地面拔地而起。燭台的火光映照著巨石光滑的側面，使其宛如一塊高七英尺、寬五英尺、深三英尺的拋光縹瑪瑙。然而，這塊巨石除了最寬處之外，其他部分都十分堅固，卻在最寬處的中心位置開了一個完美無瑕、暢通無阻的兩英尺孔洞。孔洞內，一排排雕刻著……

幾何圖案覆蓋了它的外表面，甚至包括它那張大洞的彎曲內表面。

在布拉西的腦海中，他將偽經草圖與……進行了比較。一件貨真價實的文物，此刻就擺在他眼前。他完全被迷住了，在坑邊踱來踱去，他唯一能睜開的眼睛閃爍著光芒。他的目光空洞——或許，這眼神中也流露出一種逐漸領悟的神情，一種逐漸明了的、令人震驚的真相的神情，這真相讓他徹底打消了所有疑慮和不信：地獄的確存在，它那高聳的石門就矗立在他面前。

伯恩上尉遠遠地向布拉西喊道：“還有什麼需要做的嗎？”

「啊，是的，我們會的。」紅衣主教喃喃自語，表面上似乎被蓋特石的景象催眠了，但同時，他死去的兄弟們的記憶也湧上心頭，令他心緒難平。

這激起了他的內心，也激起了他對英格蘭國王愛德華的強烈憎恨。

在那段充滿回憶和苦澀的時刻，他想起了讓·雅克·布拉西的靈魂在他耳邊低語：

“他們藏著秘密，一種足以摧毀英國國王的武器。弗朗索瓦，你必須掌握這件武器，你必須用它來對付他。”

「怎麼樣？」伯恩越來越不耐煩地問。

布拉西從沉思中回過神來，厲聲吩咐道：“格雷特修士，進去之後我需要足夠的光線才能看清東西。你得陪著我。”他轉向伯恩說：“我需要一根繩子和幾個你的人，把我放下去。”

僧侶和士兵們忙碌起來。

不久，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在布拉西身邊碰面，布拉西此時正站在那裡眺望遠方。

納拉姆辛的幾頁紙。紅衣主教轉過身，對克洛狄烏斯說，然後把那疊文件交給他：

“你知道這些羊皮紙的重要性。現在，小心保管它們；它們很脆弱。千萬別摔了，因為我已經把它們整理得井井有條了。”

「的確如此，大人。」克洛狄烏斯從他手中接過書頁。他貪婪的目光掃過脆弱的書頁，驚嘆於自己竟將這古老的典籍握在手中。

布拉西補充說：“當我需要它們的時候，你們要把它們交給我。”

伯恩大步走在一名士兵旁邊，士兵正拖著一條繩子走向坑邊。三名士兵跟在他身後。在坑邊，士兵們把繩子垂了下來，他們幫忙把布拉西放到地板底下。他們身後，格雷特修士拿著一盞七焰小燭台匆匆趕來。他突然停住，涼鞋滑過洞口的污垢，差點掉進坑裡。他站在那裡，手裡拿著燭光，懸在洞口邊緣，伯恩的拳頭緊緊握著他的長袍後擺。隊長一把把他拽了上來，回頭嘶嘶地說：“你這活生生的神父，竟敢戲弄死神。”

在坑底，布拉西將涼鞋踩在地上，解開了繩索。紅衣主教擦拭著長袍前襟上的污漬，但頑固的煙灰依然殘留。他環顧四周昏暗的景象，然後從下面喊道：「格雷特修士！拿火把來！」士兵們幫忙把格雷特修士放進坑裡。布拉西走到坑邊，往上伸出手，向克洛狄烏斯揮了揮。“我的羊皮紙，給我。”

克洛狄烏斯將骯髒的地板與自己乾淨的長袍作比。他沒有理會那些文件，而是把那疊文件遞給了格雷維爾。「給他。」格雷維爾瞪了克洛狄烏斯一眼，接過文件。他趴在骯髒的洞口邊緣，把文件遞給了布拉西。布拉西接過文件，朝克洛狄烏斯喊道：「你想監管修道院的地下墓穴；然而，那裡和這個坑一樣骯髒。或許我應該重新考慮是否任命你。」克洛狄烏斯只是抿了抿嘴，目光轉向別處。

進入洞口後，格雷特修士抬起手臂，從一名士兵手中接過燭台，滾燙的蠟珠順著他的前臂內側滾落，他疼得齜牙咧嘴。

「把光帶來，」布拉西一邊朝蓋特石走去，一邊對格雷特喊道。當修士用手電筒照亮蓋特石光滑的表面時，紅衣主教仔細端詳著上面密密麻麻卻又難以辨認的蝕刻圖案。這些圖案既非法語也非拉丁語，卻以一種流暢的筆法排列，彷彿一種連當時最博學的學者都未曾了解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蝕刻圖案並非象形文字，而是幾何圖形。布拉西紅衣主教後來在曾藏於偽經檔案館的文獻集中認出了這些幾何圖形。

布拉西示意格雷特留在原地。紅衣主教又往後退了一步。他從蓋特斯通石碑的正面站起身，在碑文前調整好姿勢。他筆直地站在碑前。在他的眼中，符號的流動似乎形成了一種圖案——一排排的圓圈和線條，似乎暗示著某種銘文的秩序，讓人忍不住想要立刻讀出來。然而，就像布拉西無數次研讀《偽經》中那些相同的符號一樣，甚至到了幾乎能念出它們發音的地步，最終浮現的只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挫敗感。他做不到。他垂下了目光。

他翻閱著手中的書頁，不禁好奇，一個名叫納拉姆辛的普通修道院教士究竟是如何成功地將這些晦澀難懂的銘文翻譯成拉丁文的。

布拉西的紙張隨風飄動，格雷特的火焰在涼風中搖曳，涼風驟然拂過他們穿著涼鞋的雙腳。他們同時抬頭，發現克洛迪烏斯、格雷維爾和伯恩正俯視著他們。布拉西示意他們離開，徑直走向蓋特石。他歪著頭，透過石上的孔洞向裡望去，只見遠處深坑昏暗的坑壁。他用指尖輕觸蓋特石的表面，卻發現它出乎意料地冰冷。他又退後幾步，凝視著巨石，摸著下巴，陷入沉思。

伯恩用力清了清嗓子，似乎越來越不耐煩。布拉西連看都沒看他一眼，就回應道：“這不是消遣，隊長。有些事需要講究技巧。”

伯恩哼了一聲，雙手叉腰，在洞口邊緣踱來踱去。「這……」

「一塊該死的傻石頭，」他咕噥著。

這時，布拉西才漫不經心地抬起頭看向伯恩，眯起眼睛問道：“一塊石頭？你覺得它是石頭嗎？”

伯恩肯定了他的說法：“一塊石頭。”

布拉西把那疊羊皮紙遞給格雷特，然後走到伯恩正下方的坑底，朝他喊道：“也許你能藉我一把匕首，哪怕只是一小會兒？”

伯恩緊緊握著一把帶鞘的骨柄刀，刀柄掛在他的腰間。“為什麼？”

“既然我想和你們分享一些關於這塊你們輕易稱之為‘區區石頭’的事情。”

格雷維爾站在離船長不遠的地方，湊到克洛狄烏斯耳邊低聲說道：“他竟然把武器帶進了上帝的殿堂！”

伯恩拔出匕首，用拇指抹去刀刃上伊凡留下的淡淡血跡。克洛狄烏斯看到教堂聖地出現匕首，眯起眼睛，咬緊牙關，卻一言不發。伯恩朝布拉西點點頭，應道：「好。」說完，他便將匕首丟進坑裡。匕首落在紅衣主教身旁的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音。“刮一下你的聖石，讓我見識見識它的魔力。”

布拉西搖了搖頭，撿起刀子。「哦，我不會刮花它的。不過，這把刀或許能讓你全神貫注。」他後退一步，走到門石前。然後，他微微彎腰，將刀擲入門石中央的孔洞。

伯恩側耳傾聽匕首從洞的另一邊掉落的聲音。什麼也沒有——彷彿匕首憑空消失了一般。他繞著坑邊走了一圈，卻沒在坑底看到匕首。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也跟著走了過來，兩人都感到困惑。最後，伯恩告訴了布拉西：

「我在陛下的宮廷裡見過更精彩的魔法表演。」現在，如果您願意的話；請把我的刀片還給我。

剎那間，一道閃光照亮了教堂的穹頂，伯恩的匕首刺向他，劃破了他襯衫的左袖，刺穿了他的靴子鞋尖。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靴子就牢牢地插進了石板地裡。伯恩向後摔倒，屁股著地，靴子還牢牢地釘在地上。他看著那把匕首，現在它插在他的腳趾之間，刀柄上結了一層薄薄的霜。他檢查了一下撕破的袖子，發現前臂上有一道細細的紅線。然後他抬頭望向教堂的天花板，卻只看到了天使與惡魔交戰的壁畫，以及哭泣的國王。

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揚起眉毛，張大嘴巴，盯著掉落的刀刃。

布拉西站在坑的陰影裡，對坑外發生的事渾然不覺。

他回答伯恩說：“很遺憾，船長，刀刃已經無法找回了。它已經不在了。”

伯恩折斷匕首的尖端，從靴子裡拔了出來，低聲咕噥著。

他喘著氣說：「你再敢這麼做，我就把你當紅衣主教忘得一干二淨。」一個士兵衝上前去，伸出手去扶伯恩。伯恩一把抓住他的手，那人迅速地把她拉了起來。然後，上尉一邊把鈍匕首收回鞘中，一邊低聲對士兵說：「阿蒙德中士，現在是鼓舞士氣的時候了。你知道我的期望。現在，趕緊行動。快點。」伯恩一邊朝天花板上探出一眼，一邊在阿蒙德身後喊道：「去把我的頭盔拿來！」阿蒙德猛地一弓，朝教堂大門飛而奔去。

格雷維爾告訴布拉西：“刀片掉到這裡來了！”

伯恩小心翼翼地走到坑邊，發現布拉西正抬頭看著他，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隊長，那還是塊石頭嗎？」伯恩只是不安地看了他一眼。布拉西轉過身，吩咐克洛迪烏斯：「把祭壇上的繩索反過來，然後讓隊長的士兵們站到石板的另一側，重新封住坑口。」克洛迪烏斯點點頭，退後一步，但又停下腳步，看向伯恩徵求意見。

伯恩點點頭，不耐煩地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於是，格雷維爾重新調整了繩索的位置，克洛迪烏斯也重新部署了士兵。

在坑內，布拉西樞機主教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了門石。當克洛狄烏斯將伯恩的最後一名手下安置在格雷維爾反轉的繩索上後，樞機主教從格雷特手中取回了納拉姆辛譯本，並指示這位僧侶將燭台舉到合適的高度，既能讓他閱讀上面的詩句，又不會妨礙他看清門石的全貌。突然，一聲士兵的噴嚏響徹教堂內部，布拉西抬頭瞥了一眼伯恩。“隊長，安靜。”

伯恩命令他的部下：“不准出聲！”

一陣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後，只有布拉西清晰而沉穩的聲音打破了這片寂靜。

他開始用手背誦。“Erit fugerit a voce formidinis cadet in faveam et qui se explicuerit de fovea tenebitur laqueo”

時間流逝，布拉西繞著門石踱步，大聲朗讀納拉姆辛的拉丁詩句。格雷特修士掛在他的袖子上，燭台高高舉起。最終，布拉西停下踱步，面對巨石。他吟誦了選定的最後一節詩句：“formido et fovea et laqueus super et qui habitator es terrae。”然後他放下書頁，凝視著石頭。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過去了。最後，布拉西和格雷特走上前去，仔細端詳著雕像那未曾改變的臉。

沉默持續了三分鐘後，伯恩向布拉西喊道：“大人，我們現在要假裝看到一群幽靈嗎？還是說您的精神已經枯竭了？”

它的魔力，在我使出小丑的詭計，用我的刀劍戲弄之後？

布拉西抬起頭，看向伯恩臉上那抹不易察覺的微笑。“隊長，你的一生對於這塊石頭來說，不過是轉瞬即逝。”

伯恩抱臂冷笑道：“你的生活也是如此，即使對……來說也是如此。”

「小石子。」士兵們輕笑起來。「安靜！」他斥責道。

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站在離伯恩及其手下較遠的地方，兩位修士低聲交談著。

「我必須承認，」格雷維爾低聲對克洛狄烏斯說，“在我擔任上議院祭司的那些年裡，儘管我讀過所有關於這塊石頭的記載和描述，但我始終無法相信這祭壇下真的存在這樣的東西。”

只是假裝信奉而已。而且我確信，大多數上議院修士和我一樣，只是出於害怕受到嚴厲的斥責才這麼做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克洛狄烏斯回答道，同時朝坑的方向點了點頭。

「但你真的相信它的存在嗎？相信我們的修道院保護著這樣一塊石頭？」

克洛狄烏斯高高揚起下巴。“的確如此。”他清了清嗓子才承認道，“不過，我收集這塊石頭是為了讓它看起來與繕寫室的草圖有所不同。”

「怎麼說？」格雷維爾問。

克洛狄烏斯抱臂沉思，手指輕撫下巴，然後回答道：“嗯，這塊石頭上的圖案似乎太過完美。只有天知道。”

但我認為它更常見，甚至可以說像是另一個時代的原始遺跡。”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指著格雷維爾，凝視著遠方。“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它很像英國那些巨大的立石，那些古老的……”

石頭，擺成一個圓圈；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啊，那些；是的，我記得它們，」格雷維爾回答道，同時朝地板點了點頭。

然後他轉向克洛狄烏斯問道：“那麼，那個有著黑色眼睛、對毫無防備的男人進行邪惡誘惑的石頭女妖呢？你相信她真的存在嗎？就像沃尼格院長和其他人所說的那樣，她是怪誕之母？”

克洛狄烏斯畏縮了一下，彷彿格雷維爾的提問突然讓他感到疼痛。“怎麼會這樣？”

你怎能懷疑她？她不但存在，也以血肉之軀現身；冰冷蒼白，卻和我們一樣鮮活。“聽我的，格雷維爾，怪誕惡魔之母是真實存在的。”

格雷維爾搖了搖頭：「我在修道院這麼多年，從未見過她，也從未像其他人說的那樣夢到她。」他轉向克洛狄烏斯，挑了挑眉。“你見過她嗎？”

克洛狄烏斯喘著氣，差點被噎到：“格雷維爾，你休想質疑我的信仰！注意你的言辭！”

「哦，不；我從未想過你會 好吧，絕對沒有，」格雷維爾驚呼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見過她。請原諒。」克洛狄烏斯翻了個白眼，目光投向大教堂的昏暗角落，或許是在尋找他記憶猶新的那個幽靈。格雷維爾清了清嗓子，將注意力轉向伯恩，只見船長正匆匆繞著坑邊走動。

伯恩走到跪在洞口邊緣的兩名士兵面前；一截盤繞的皮繩鬆鬆地橫放在他們中間。他拍了拍其中一名士兵的肩膀。

「把繩子從洞裡抽出來，在繩子末端打個環，環要足夠寬，紅衣主教叫人把他抬出來的時候，能把腳伸進去。」越來越近的脚步聲引起了上尉的注意，他看向大教堂的祈禱室，他的軍士長阿蒙德和一群士兵正朝他匆匆趕來。軍士長手裡拿著兩把隨時可用的弩，還有一頂備用頭盔。跟在他後面的四個人只帶了一把弩。他們都配備了扁平的…

他們大腿上綁著一個裝滿箭矢的皮質箭袋。

當站在祭壇繩索上的九十八名士兵發現阿蒙德中士和他那一小隊武裝人員時，他們彼此低聲抱怨，不滿地翻著白眼。他們都知道什麼不能做——擅離職守或違抗命令都是不可饒恕且無法挽回的罪行。因此，士兵們的整體氣氛發生了變化，就像每次上尉發現有理由更加謹慎行事並對違抗命令者處以更重的刑罰時一樣。

克洛狄烏斯走近伯恩，斥責道：“隊長，你的劍可以原諒；但是，這些人帶著弩！這裡是上帝的殿堂！你不能允許”

伯恩猛地轉身，朝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打了個響指，兩人立刻停下腳步。「你們兩個！」他指著大教堂遠處的牆壁，那裡有兩根巨大的石柱。「到那邊去，越過那兩根石柱，靠著牆站好，免得被流箭射中。當然，我說的是偶然情況。」伯恩怒視著他們。

克洛狄烏斯皺著眉頭，思索著隊長那隱晦的威脅。兩個僧侶匆匆離去，跨過一排柱子，徑直走到牆上懸掛的耶穌石雕十字架下，佔據了一塊地方。他們就這樣待在那裡。

他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站著，若有所思。

伯恩轉向阿蒙德，取回了備用頭盔。他戴上頭盔後，低聲對弩手們說：「你們知道我的要求——沒有例外。」然而，沒有神父們會受傷。如果你們當中有人碰巧傷害了樞機主教，「如果他洩露了他的羊皮紙，我就會讓你們的腳被砍下來餵狗。」伯恩掃視著他們的眼神，弓箭手們不安地扭動著身子；但中士卻紋絲不動。上尉指著禮拜堂入口附近一塊空地，對他說：“把你的人部署在那裡。”

“遵命，船長。”阿蒙德鞠了一躬，對士兵們說：“跟我來。”伯恩看著阿蒙德帶領士兵離開；一瞬間，這位上尉腦海中浮現出一個畫面：這位年輕而經驗豐富的軍士長，似乎與他自己曾經雄心勃勃的形象頗為相似。

然而，在祭壇邊等候的九十八名士兵卻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阿蒙德和他那孤零零的一隊弩手。他們看著這位中士讓他的隊單膝跪地，武器上膛，槍口直指他們。

他們注視著他向弩手們下達指令，同時不時用手指掃過那九十八名士兵。他們看到他分別指向大教堂的三個入口。他們看著他繞到新部署的小隊後方，將兩把弩箭對準跪著的弓箭手的後背，然後向伯恩上尉點頭示意。同樣，他們也看到他們的上尉向他信任的士官點頭回應。不過，他們早已熟知這套流程；這九十八名士兵現在完全被鼓勵服從每一項命令。

「它動了！」格雷特的聲音從坑裡傳來。伯恩走近坑邊，想看得更清楚些。

在空洞中，布拉西走近格雷特，格雷特正將燭台舉到刻有銘文的門石前。在死一般的寂靜中，修士低聲說道：「在那裡。」格雷特指著那光滑的黑色表面——他高舉的燭台上靜靜燃燒的火焰映照在上面的倒影。「你看得到火焰的倒影嗎？它們是如何彎曲的？」儘管沒有微風吹拂，格雷特還是被一股突如其來的寒意打了個寒顫，這寒意似乎充滿了空曠的坑洞。他瞥了一眼……

他回頭一看，發現坑壁上現在佈滿了水滴，這些水滴突然凝結在骯髒的表面上。

「別動！」布拉西厲聲喝道。他用指尖撫過蓋特石冰冷的表面；它紋絲不動，十分堅固。然而，即便如此，燭光投射在石面上的倒影依然搖曳，彷彿火焰的鏡像正穿過波光粼粼的水面。「確實如此。」布拉西低聲說道，更加仔細地觀察著石面。然後，他向後傾身，匆匆後退了幾步。

來自蓋特斯通。“這是什麼？”

在較安全的距離，布拉西和格雷特目睹了這反常的景象：蓋特石上鑄刻的銘文一排排地消失不見。從右到左，從上到下，一行行的符號彷彿被沖刷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光滑如鏡的黑色石面。當所有銘文都消失不見，當所有蓋特石的表面都像黑色玻璃般光滑時，層層疊疊、閃爍著虹彩光芒的冰晶緩緩散開，將一切包裹起來。

那尊雕像如今已結滿了霜。空氣中殘留的寒意突然變成了刺骨的寒冷。祭司們察覺到彼此呼出的氣息都有些霧氣。他們猛然退到坑壁邊，看著原本堅硬的門石表面開始起伏滾動，膨脹收縮，彷彿這塊冰封的巨石曾經在許多地方都呼吸過一般。一陣低沉的隆隆聲伴隨著涼鞋下不斷增強的震動，兩人短暫地交換了一個漲紅而憔悴的表情，然後開始探身查看顫抖的地面。

在坑外，靠著遠處的教堂牆壁，克洛狄烏斯修士站在眾多……之一旁邊。他雙手抱胸，一副高傲的姿態，暗自向格雷維爾修士抱怨道：“在院長的書房裡，樞機主教親自挑選了你我來協助他。此刻，我們本該在那裡……”

「閣下，在坑裡。」克洛狄烏斯搖了搖頭。「說實話，我才應該在那兒，代替格雷特修士；我對石頭的了解比他多得多！」他哼了一聲。「但我們卻像兩個卑微的侍從一樣，站在這裡，靠著牆，遠離一切有意義的事情。」他厭惡地皺了皺眉。「那個隊長真是讓我忍無可忍。」克洛狄烏斯嘆了口氣，把肩膀靠在柱子上。“格雷維爾，聽我說，如果我不是這麼細心體貼”

克洛狄烏斯咬緊牙關，看著他倚靠的柱子。他輕輕地把……

他先是把手放在柱子上，然後是雙手，接著是耳朵，最後頭貼著柱子，說道：“格雷維爾，把手放在這根柱子上。格雷維爾？”克洛狄烏斯回頭一看，發現格雷維爾站得比他最初想像的要遠得多。格雷維爾靠在教堂的牆上，一手抬起，輕輕地觸碰牆上十字架的底座。

「快點！」克洛狄烏斯向格雷維爾揮手道。

然而，格雷維爾並沒有離開牆邊。「它會動！」他喊道，放下手臂，指向那尊雕像。克洛狄烏斯從柱子上下來，走到他身邊。格雷維爾側耳傾聽十字架的方向，示意克洛狄烏斯仔細聆聽。

「聽聽它在顫抖！」克洛狄烏斯向前傾身，歪著頭，聽到雕像在牆壁石頭上震動時發出微弱而急促的敲擊聲。

「那根柱子也在晃動，」克洛狄烏斯回答道，同時回頭看了看他剛才離開的那根柱子。兩位祭司立刻都仔細地打量那根柱子來。

地面。

格雷維爾開口說道：“牆壁 柱子 現在連地板 或許整座教堂都在顫抖？”

克洛狄烏斯抬起頭，望向天花板上的壁畫。他皺著眉頭說：“這對壁畫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

克洛狄烏斯仔細端詳著這幅氣勢恢宏、高聳入雲的油畫。畫作中央，高高聳立在教堂祭壇之上，三位國王的全身像被一圈藍色的火焰環繞著。在圓環之外更遠處，環繞著整個圓環的是手持利劍、盾牌、身穿胸甲、頭戴頭盔的天使戰像。這些天使如同空中軍隊，似乎在保護三位國王免受一群長著翅膀的惡魔的侵襲。這些惡魔都面目猙獰，與環繞大教堂外屋頂上層平台的各種石像相似。

格雷維爾低聲對克洛狄烏斯說：“請告訴我，如果他不是他自稱的那個人 如果他實際上是與邪惡勾結的，那該怎麼辦？”

克洛狄烏斯皺了皺眉，緩緩轉過身來。“那麼，你指的是誰呢？”

“紅衣主教！”格雷維爾驚呼道，“如果他不僅僅是想召喚亡靈對抗英國人呢？如果他是魔鬼本人 來到修道院只是為了打開那塊石頭呢？”

克洛狄烏斯後退一步。「你瘋了嗎？你說的都是異端邪說！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可是阿維尼翁的樞機主教！」

格雷維爾繼續說：“我雖然是下級修士，但我並不熟悉他所背誦的那些段落。您能回憶起來嗎？”

克洛狄烏斯湊近格雷維爾的臉，斥責道：“他不僅是位修士，還是位樞機主教 石碑上的完整譯文就握在他手中！”

他對蓋特石的了解難道不比我們兩個多得多嗎？

“但是，”格雷維爾追問道，“你熟悉他背誦的任何段落嗎？”

克洛狄烏斯一把抓住格雷維爾的胳膊，在他耳邊低聲咆哮，解釋大教堂地板震動的原因。那是教堂外駿馬奔騰造成的。然後他放開格雷維爾，威脅道：“別挑戰我的耐心！我不想再聽到你對我們新任院長的那些異端指控。現在，給我清醒過來，否則你就會讓我們倆都失去地下墓穴的管理權！”

格雷維爾不耐煩地嘆了口氣，打發走了克洛狄烏斯，然後移開了視線。這位受斥責的修士抱臂怒視著祭壇邊的士兵，士兵們正低頭看著顫抖的地板。有些士兵低聲交談，流露出擔憂，所有士兵都有些不安地挪動著身子。

伯恩和三名士兵站在坑邊，目光嚴厲地掃視著緊張的士兵們，然後大聲喊道：“都給我安靜！閉嘴，否則……”

「下一個要對我這根捆綁柱子獻上美妙的激情！」他轉過身。「阿蒙德，準備！武器已上膛！」他又轉過身。「你們所有人，都得盯著我，不要互相看；不要看地面；不要看祭司，只盯著我！」將近一百名士兵像雕塑般僵住了，目光緊緊地盯著隊長。此時此刻，唯一明顯的動靜，就發生在伯恩的靴子正下方，坑底的地面上。

在洞口內，布拉西樞機主教退到牆邊，摸索著尋找垂下的繩子，卻只找到一個濕滑冰冷的表面，上面現在佈滿了冷凝水。

格雷特修士一邊尋找繫繩，一邊將燭台掠過牆壁閃閃發光的光澤。突然，燭台的火焰偏離了牆壁。

朝著門石的方向。葛雷特抬起頭，仔細檢查洞口的上緣，發現，就像他手中的燈一樣，所有的蠟燭火焰…

周圍的落地燭台也同樣向坑的中心傾斜。

「船長！繫繩！」布拉西喊道，一邊用長袍抹了一把黑色的污垢，一邊低聲抱怨著。然後他迅速回頭瞥了一眼鼓脹的蓋特斯通。「現在，請你…」

一名士兵迅速放下繩子，伯恩指示布拉西：「把腳伸進繩圈裡。」布拉西抓住繩子，這時

「嘶！」一聲震耳欲聾的氣流突然襲來，伴隨著持續不斷的嘶嘶聲，如同火山噴發一般。兩位神父猛地撲了過去。

撞到牆壁。格雷特的燭台撞到坑底，火焰熄滅了。

布拉西弄丟了納拉姆辛譯本，一疊疊的紙頁散落一地。他慌忙地爬過地板，甚至手腳並用地跪在地上，去撿拾散落的紙頁；同時，他警惕地註視著門石和門石中央的洞口，那個洞口此刻已經填滿了東西。

伴隨著翻騰的黑霧。翻騰的黑暗翻滾著，冒著濃煙，最終化作一團濃厚的雲霧從蓋特斯通湧出。布拉西抓起最後一頁散落的紙，猛地撲了過去。

當濃霧蔓延至坑底，徹底遮蔽了他的雙腳時，他只能望著牆壁。整個坑底彷彿消失了，完全被漆黑的陰影吞噬。

布拉西抓住繩索，只見厚厚的冰層，沾滿了煤煙，順著牆壁滑落。他抬起頭

他扯下涼鞋，拼命掙扎著想要抓住繩子末端的環，瘋狂地尋找著落腳點。黑霧已經漫到了他的臀部。「拉！上帝！把我拉上來！」他把《那羅摩辛》的書頁塞進嘴裡，緊緊地抓著繩子。

格雷特一邊尖叫著，一邊邁著輕快的步伐穿過那團腐蝕性的煙霧。「燒！是火！」

伯恩的聲音從上方傳來：「你們兩個！拉住繩子！你們！再去拿一個！快點！」

「快！」布拉西咬牙切齒地喊道。士兵們開始把他從洞裡抬出來，儘管他的腿上已經起了血泡。格雷特跳到布拉西身上，

突然一股拉力將兩名士兵中的一人猛地拽了下去，他尖叫著一頭栽進了坑里，重重地摔在了迷霧中，發出令人作嘔的悶響。另一名士兵也慘叫起來，因為快速滑落的繩索灼傷了他的手掌內側。兩位祭司一起滑回了齊腰高的雲霧中。

「該死的紅衣主教！」伯恩怒吼著，一把抓住繩索，準備替換倒下的士兵。他又召集了六個人。「抓住這條繩索！現在！」腳步聲響起。

就在布拉西將格雷特推開的同時，繩子也收緊了。

踉蹌後退，消失在翻騰的迷霧中。布拉西獨自一人，順著繩索滑上坑壁。士兵們一邊將第二根繩子丟進坑裡，一邊把他拉到安全地帶。布拉西翻身仰躺，雙手緊緊抓住大腿。深色的污漬滲過他衣服被壓扁的地方。他因疼痛而僵硬，大口喘著氣，嘴裡還叨著書頁。一名士兵跪在他身邊，伸手去抓他長袍的下擺。

「別——碰我！」布拉西叫喊道，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克洛狄烏斯從遠處喊道：“船長，你怎麼了？把格雷特修士弄出去！他會死的！”

伯恩猛地轉身，對著阿蒙德大吼道：“阿蒙德要是敢動或者，他指著克洛狄烏斯說：“如果那個人……”說話，就把他放開！”

格雷特仍然身處深坑之中，他掙扎著站了起來。他跌跌撞撞地摸索著，咳嗽著，腐蝕性的霧氣瀰漫到他的胸口，讓他視線模糊不清。

伯恩怒吼道：“一群笨蛋！他看不見！把那根繩子挪近點，給我！”他一把從士兵手中奪過繩子，繞到坑邊，一邊朝格雷特喊道：“這邊走；對；走到繩子那裡；對；繼續往前走；我在這裡！”

格雷特找到了繩子，把自己綁了上去，仍然被燃燒的霧氣噙得喘不過氣來。

「拉！」伯恩朝身後的一排人喊道。所有人都向後靠去。

格雷特借助繩索沿著坑壁向上滑行。剛滑到一半，格雷特的皮膚就從手臂上脫落，像濕紙巾一樣黏在坑壁上。血肉從他緊握的手臂裡滾落出來。

他攥緊拳頭，順著繩子滑了下去，跌回了霧中。伯恩看到繩子的盡頭，沒有繩環，便厲聲喝道：“把另一根繩子拿來！”

格雷特再次猛地跳了起來，只有下巴露出霧氣。然而，就像他手臂上的皮膚已經消失一樣，他的耳朵也失去了血肉，徹底消融了。他現在又聾又盲，瘋狂地在坑裡亂竄，雙臂掃過坑壁，尋找繩索。他摔倒了。他又站了起來。伯恩準備丟出另一條繩子，卻停住了。他沒有呼喊牧師的名字；他做不到。他甚至認不出那顆移動的紅色球體是一顆人頭。然而，格雷特發出了一聲驚恐的尖叫，刺鼻的霧氣讓他的聲音變得可怕起來。如果有什麼尖叫聲能像這般，深深烙印在身經百戰的士兵的記憶中。

從他們的位置上，祭壇邊九十二名士兵無法看到坑底發生的慘狀；他們只能靜靜地聽著絕望的祭司令人心碎的哀求，那哀嚎如同一個被活活燒死的人發出的慘叫。士兵們眼眶濕潤，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即便如此，他們依然堅守崗位，等待任何可能的命令。

格雷特最後的慘叫聲漸漸消失，只剩下咕嚕咕嚕的聲音，隨後翻騰的迷霧徹底吞噬了他。伯恩迅速走到布拉西身邊，布拉西此刻正躺在地上。他側躺著，痛苦地扭動身體，一邊翻動著書頁，試圖從詩句中找出規律。伯恩彎下腰，對他低吼道：“一個人就這樣像蠟燭一樣融化了。”

「該死的，你召喚出來的到底是什麼！」伯恩湊近布拉西。「那是你那群受祝福的幽靈大軍——一團黑霧？聽好了，紅衣主教；我死在你手裡一個手下，我絕不會再失去第二個！你給我滾出去，把你幹的壞事都解決掉，否則我就派人把石板拉過來蓋住那個洞。」他轉向被他從繩索中叫來的六個人，命令他們回到原來的位罝。

「你不能那樣做！」布拉西喘著氣抗議道，“我必須念誦正確的經文才能關閉石碑。可是，只有等到神靈出現，我召喚他們對抗克雷西的英國人，我們才能關閉它！”

「那就現在就做吧！背誦詩句！把它們送出去，我這就把石板拉過來蓋住它！」

“沒有精靈可以召喚。給他們，給他們更多時間。迷霧不是他們！”

“你怎麼能確定？你見過鬼魂嗎？”

“我沒有！但我見過很多霧！”

「我已經看夠了，聽夠了！」伯恩吼道，“我打算把石板合上，不管有沒有詩！”

「聽我說，伯恩，」布拉西痛苦地嚎叫道，“把石板拉到坑上並不能封住石窟。即使你蓋住了石窟，石板下面，它仍然敞開著。只有念誦正確的詩句才能把它封住！”

「要嘛你找到你的那些詩句，要嘛我就要成為那句把那該死的石板合上的詩句！」

「千萬別！你不能催促這塊石頭——也不能催促我！看在上帝的份上，船長，看看我！我疼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他轉過身繼續看書，顫抖的手指不停地翻動著書頁。「再給我一分鐘，求求你，」他呻吟著，淚水順著臉頰滾落，雙腿的灼痛幾乎讓他發瘋。

「我一刻也來不及了，紅衣主教！那霧氣現在還在升騰！等它從洞裡湧出來，我就錯過了封住石板的機會。我的手下已經就位，時機已到。現在，要么你——」

「咻！」伯恩轉過身，看到一股突然從坑裡吹出來的氣流。

「堅守陣地！」他朝部下喊道。上尉檢查了光線昏暗的洞口，周圍所有落地燭台的火焰都已熄滅。一陣寒風從空洞吹來。祭壇頂篷上的掛毯在持續的風中飄動。

「不！抓住它們！」布拉西尖叫著，摸索著散落在地上的紙張。然而，幾張紙被一陣強風捲走，掉進坑裡了。他翻身坐起，把一堆凌亂的紙張緊緊抱在胸前。“隊長，你指望我怎麼 這風 我控制不了”

伯恩打斷了他，從肩頭回頭喊道：“如果你失敗了，我將……”你被逮捕了——你將和我一起返回巴黎，向國王陛下稟報教會秘密保守的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

布拉西呻吟著踉蹌著站了起來。他跌跌撞撞地離開坑邊，一邊痛苦地皺著眉頭，一邊把那些書頁從風大的洞口裡帶走。

伯恩一邊靠近坑邊，一邊喊道：「守門的衛兵們，你們就是我的火炬手！離開你們的崗位，去院子裡找七個武裝人員來頂替 守住你們現在守著的每扇門的外面。告訴他們，任何試圖進入教堂的人都將被砍死！現在，出發！」衛兵們立刻慌了一聲。伯恩回頭看了一眼。「阿蒙德，盯緊所有會動的東西！」他轉過身。「牽繩的人，準備好齊心協力拉繩 聽我號令！」

然後，伯恩拔出斷匕首，小心翼翼地走向洞口。

在教堂的另一邊，格雷維爾擦了擦臉頰上的淚水，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轉向克洛狄烏斯，憤怒地質問道：“現在格拉特修士死了，你還相信教堂外奔騰的駿馬會震動地板嗎？”

克洛狄烏斯眯起眼睛瞪著他，然後抱起雙臂，肩膀抵在柱子上。「注意你的言辭，格雷維爾。除非我允許自己背後開槍，否則我根本救不了格雷特。而你為什麼什麼都沒做？」克洛狄烏斯顫抖著說道。

他搖了搖頭，繼續說：“此外，我們從未強迫他爬下那個坑。”

這完全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這麼做只是為了討好紅衣主教。「現在，別再哭哭啼啼了，把聲音小點，免得我們倆都被槍斃了！」克洛狄烏斯咳嗽了一聲，把目光轉向了坑邊。

兩人之間沉默了一會兒。

格雷維爾終於低聲說：「坑裡出事了。所有的燭台火焰都熄滅了。我感覺到一陣微風。」他直視著克洛狄烏斯。“我們應該趁著守衛不在門口，隊長又背對著我們的時候，悄悄溜出教堂。”

“看到了嗎？”克洛狄烏斯一邊咳嗽一邊不引人注意地指著大教堂的另一邊，“我們連門口都到不了。”

格雷維爾越過克洛狄烏斯的肩膀，發現阿蒙德正直直地盯著他們。格雷維爾輕聲對克洛狄烏斯說：“但他不會一直盯著我們看。或許，我們坐在地板上，他就會轉過身去？”

克洛狄烏斯咳嗽得更厲害了。格雷維爾用眼角餘光瞥了一眼空無一人的教堂正面。他翻了個白眼，尋找合適的逃脫路線，沿著外牆仔細地走了一圈。越過外牆，他注意到牆上的石十字架，上面懸掛著雕像…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雕像一懸掛著的雕像像緩慢移動的鐘擺一樣搖擺。格雷維爾走開仔細觀察了一番，然後驚呼道：“看到它在動了嗎？”他指著搖晃的十字架，看向克洛狄烏斯，克洛狄烏斯正揮手在他面前咳嗽，一動也不動。就在這時，格雷維爾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

一層薄薄的塵埃落在克洛狄烏斯身上，是從柱子上沿飄落下來的。兩位祭司立刻抬頭，尋找塵埃的來源。

「是鬆動的灰泥，」克洛狄烏斯說。他從柱子旁退開，清了清嗓子，抬頭看了看高高的天花板，然後回頭看向格雷維爾。格雷維爾驚恐地站在那裡，一隻手摀著嘴，眼睛睜得大大的，盯著天花板上的壁畫。

克洛狄烏斯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在天花板的最高處，他看到三個畫中的國王，彷彿轉過頭來，向下凝視著他們兩人。

「不可能，」克洛狄烏斯喃喃道，揉著額頭。「那不過是一幅壁畫。光線，或許是灰塵，讓它看起來像是在動。」兩位神父退到柱子後面，朝教堂的牆壁走去。格雷維爾低聲說：“我的天哪，我們究竟 都做了些什麼？”

三扇教堂大門打開又砰地關上。伯恩跪在坑邊，凝視著黑暗的深淵，這時六名士兵拿著十二支火把將他團團圍住。

在跳躍的火炬火焰下，他們的頭髮和衣衫在微風中飄動；隨著洞口被照亮，伯恩猛地站起身來。「撤退！」他一邊喊著，一邊揮舞著手臂示意手下撤退幾步，然後停在安全距離外，仔細觀察著蓋特石驚人的新形態。它現在佔據了洞口的大部分空間。

在搖曳的火炬光和凜冽的寒風中，士兵們呼出的氣息凝成霧氣。伯恩觀察著一團翻騰的柱狀物，它宛如一股小型靜止的龍捲風，佔據了坑底中央的蓋特石的位置，高度僅略高於蓋特石。

比大教堂的地面還要高。那根黑色旋轉柱的頂部與底部一樣寬；雖然它的中心看起來是空心的，但那明顯的空隙內部卻太過黑暗，無法看清。然而，在坑邊光線較亮的地方，伯恩注意到，原本幾乎要溢出坑邊的墨霧，現在開始消退，沿著坑壁向下沉去，彷彿被旋風逐漸吸入坑邊。隨著霧氣散去，坑底顯露出來，露出了牧師和士兵那扭曲而毫無生氣的身影。

他召集了火炬手。狂風漸起，火炬火焰中迸發出閃亮的餘燼。伯恩拔出匕首，嚴陣以待，悄悄地走向坑邊。

他們停在昏暗洞穴邊緣附近。一名士兵高舉火把，指向前方。

向下。「船長，他們還活著！」伯恩看著那兩個黑影翻了個身，仰面朝天。兩個身影似乎輪流翻滾，朝著旋風底部滾去，越靠近旋風滾得越快。船長正要叫人把他們拴住，卻發現他們不會自己動。屍體滑過地面，被旋風吞噬。

瞬間，旋風持續的嗡鳴聲中傳來一陣悶響——沉悶的撞擊聲，如同大塊泥漿反覆碰撞。伯恩後退一步。他盯著旋風最近的那面壁，只見黑色不規則的形狀浮現出來，包裹著它的外緣，似乎在旋轉的柱體中互相追逐。黑色旋風光滑的邊緣逐漸被凹凸不平的深色不規則形狀所取代。接著，一塊東西從旋風上甩了出來。這塊突出的部分沿著柱體旋轉著，鬆散地伸展開來。就在那一刻，透過旋轉運動的模糊影像，伯恩認出那飛來的東西是一條無力擺動的手臂，這時他才發現，整個柱體已經變成了一個緊繃的漩渦。

一堆焦黑的、旋轉的身體殘肢。

伯恩手中的匕首掉在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他舉起雙手，裝出一副認輸的樣子，對著附近的一名士兵強顏歡笑道：「國王陛下向我保證，我可以在一個寧靜的修道院裡，和善良的修士們一起度過愉快的時光。食物充足，還有修道院的聖酒。或許還能獵野豬，再為士兵們準備一頓烤肉。」伯恩一把抓住士兵的背心，目光如炬。「這。我的天哪。那是什麼？」伯恩一把推開啞口無言的士兵，大步走開，一邊焦急地踱步，一邊用手撥開擋住眼睛的頭髮，掃視著大教堂的各個角落。「夠了！紅衣主教？阿蒙德，紅衣主教在哪裡？」

教堂另一邊，阿蒙德中士用手臂擦了擦眼角的淚水。他低聲咒罵著從上方緩緩飄落的細塵，這些塵土正落在他和他那幾名弩手身上。「我沒看到紅衣主教，隊長。」阿蒙德一邊眨著眼睛，一邊喊道，同時把兩把弩重新背在士兵的背上。

砰！一塊巨石從天花板上掉下來，摔在地上，碎裂開來，距離小隊只有幾英尺遠。兩名弩手跳了起來。

阿蒙德猛地撲了上去。「別逼我出手，」他咆哮著，將弩弓抵在他們的後頸。「各就各位。」眾人重新跪了下來。

他們將武器對準了拴繩處的士兵。阿蒙德後退，雙弓都瞄準了他們。然而，他的目光卻在別處——落在大教堂對面的兩位修士身上——他怕失去另一位神父的蹤跡，讓他的隊長更加失望。

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不安地挪動著身子，目光緊盯著教堂大門的方向。他們立刻轉過身，看到阿蒙德正在指揮他的一名弩手，那名跪著的士兵揮舞著武器，朝著修士們射去。

「他會槍斃我們的！」格雷維爾喊道，緊緊抓住克洛狄烏斯的袍子。

克洛狄烏斯斥責道：「或許他會——都怪你！」他一把推開格雷維爾。「既然你如此無理取鬧，現在我們倆都已被弩箭瞄準了。」他哼了一聲，傲慢地仰頭望向天花板。

格雷維爾抱怨道：“我們在這裡不安全！拱門上的石頭正在掉下來”

「耶穌之母，」克洛狄烏斯突然喃喃自語，目光呆滯地望著天花板。“這不可能是真的。”

在祭壇上方，除了兩位祭司之外無人能見，壁畫上的三位國王彷彿活了過來，他們甩動著腦袋，面容扭曲，痛苦萬分。然而，他們動態的影像突然凝固，一動也不動，張著嘴，瞪大了眼睛，俯視著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就在那一刻，他們凝固的臉開始劈啪作響，燃燒殆盡，釋放出一團消散的煙霧和焦黑的顏料碎片，如同黑色的雪花般飄落到地面。直到這時，士兵們才抬起頭，尋找落在他們身上的灰燼的來源。

克洛狄烏斯咳了一聲，揮了揮手，試圖拂去臉龐上飄落的細霧。隨後，他循著那如同過熱岩石在冷水中崩裂般的尖銳爆裂聲尋找聲源，發現他身旁那根高聳入雲的巨柱表面佈滿了裂紋。他後退幾步，從遠處觀察著石柱，只見一陣塵土沿著其弧形表面螺旋而下。突然，裂縫擴大，大塊的石塊從石柱上崩落，轟然砸在地面上，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瞬間吸引了教堂內所有人的目光。隨著石柱碎片脫落，克洛狄烏斯透過塵土和碎石，注意到石柱的崩塌並非偶然，因為在裸露的更深處的石塊中，

一塊完整的石頭像巨大的石雕腿側面光滑的表面一樣呈現。

隨著碎石如雨般落下，僧侶漸漸看清，一尊高聳的雕像從落下的石塊下顯露出來。這尊巨大的雕像正是……

一個身披盔甲的巨人，緊握著長劍。他的另一隻手按在支撐大教堂屋頂的石塊下。他身著薄薄的盔甲裙，宛如古羅馬戰士，穿著斯巴達式的戰袍。

它的小腿和上臂覆蓋著弧形甲片，頭盔圓形，最高點向上收攏成一個鈍尖。寬闊的嘴唇之間長著一排排鋒利的鋸齒狀牙齒，額頭中央長著一隻獨眼。

格雷維爾匆匆穿過一排柱子，蜷縮在大教堂的外牆上。他強迫自己將目光從高聳的獨眼巨人雕像上移開，看向眼角余光瞥見的一個奇怪的動靜。

就在他身旁，緊鄰他的牆上，懸掛著一尊雕刻的十字架，上面是耶穌的石像——它竟然在動。格雷維爾盯著那尊耶穌般的雕像；它的胸膛劇烈地起伏著，彷彿在艱難地呼吸。僧侶低聲呻吟，順著牆滑了下去。他感到一陣眩暈，蜷縮成一團，哭泣著祈禱自己能從一場可怕的夢中醒來——醒來後發現自己突然置身於宿舍的寧靜之中。克洛狄烏斯指著新立的獨眼巨人雕像，衝著伯恩大喊：“看啊，隊長！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瘋了嗎？你的士兵根本不吃這套！我們必須馬上離開！”

然而，伯恩背對著克洛狄烏斯。隊長朝祭壇繩索旁一名士兵大聲下令，那士兵已經鬆開了繩子，脫離了隊伍。「不准離開你的崗位！立刻回到繩索旁！」士兵卻拔腿就跑，朝著教堂大門衝去。隊長迅速轉身，大喊：“阿蒙德！”

突然間，弩箭齊發，箭矢亂飛，那人踉蹌倒地，後背中數箭。他痛苦地掙扎，窒息而死。這時，伯恩才開口，用手指著克洛狄烏斯，厲聲喝道：“安靜，牧師；安靜！”

伯恩轉身，用耙子撥了撥被風吹亂的頭髮，別到耳後。他走向火炬手們：「跟我一起靠近坑邊，擋住你們的火炬，別讓風吹到你們身上！集合起來，讓火炬一直燃著，一簇火焰照亮下一簇！」他走到坑邊。在傾斜火炬微弱的光芒中，他看到坑壁上出現了裂縫，裂縫向上蔓延，越過了坑的邊緣。裂縫從門石向外擴散，穿過更高的教堂地面，甚至蔓延到他的靴子底下。伯恩後退了一步。

坑里，旋轉的漏斗發出呻吟聲；聲音越來越大，似乎速度也越來越快。在呻吟聲中，夾雜著許多尖叫聲，這些尖叫聲匯聚在一起，就像是一場難以想像的痛苦的大規模集結，彷彿是一千個受折磨的靈魂組成的咆哮合唱團。

伯恩怒吼：「紅衣主教在哪裡？」然而，他的目光卻緊緊盯著眼前那團由壓縮的肢體組成的黑色旋轉怪物。然後他下令……他的火炬手們在嘈雜的人群中高喊著，他一邊將士兵們從坑邊推開，一邊喊道：“倒下！”

「退後！除了你們三個 所有人 照著火把。你們兩個；我要教堂裡多放些火把！去辦！還有你們；係好繩索！」他朝阿蒙德喊道。「準備！」然後他繞到手下身後，向他們咆哮道：「聽我號令；合上石板！像之前那樣排成整齊的隊形！保持同樣的步伐。如果我看到你們當中有人膽敢反抗，」然而，隊長卻閉上了嘴，緩緩轉向深坑的方向，盯著一個光滑的深紅色身影，它正從那團緩緩升起的黑色肉柱中心翻騰。

~*~

在教堂另一側，克洛狄烏斯拋棄了格雷維爾，朝著教堂大門逃去。這時，一支弩箭擊中了岩壁，火花四濺，近在咫尺。

克洛狄烏斯的表情讓他猛然醒悟，決定後退，重新考慮逃跑計畫。他退回到格雷維爾身邊，格雷維爾仍然蜷縮在地上。遠遠地，他看到弩手正在重新裝填弩箭，並再次將弓箭對準自己。克洛狄烏斯悄悄靠近格雷維爾，同時警戒地註視著那尊巨大的獨眼巨人雕像，雕像的頭低垂著，似乎正用它那隻一動不動的石眼打量著這位祭司。

克洛狄烏斯拍了拍格雷維爾的肩膀安慰他：“振作起來。你必須堅強，我才能幫你逃脫。”

格雷維爾坐起身，擦了擦眼睛。「是的 離開這裡。我希望，我 是的 我們該走了。」格雷維爾迷離的眼神四處游移，似乎在教堂的某個角落尋找著什麼，卻一無所獲。然而，他的眼睛彷彿同時發現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以一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他喃喃道：“我累了。我應該回宿舍休息一下，準備參加晨禱。”

「的確如此。」克洛狄烏斯同意了格雷維爾荒謬的建議，以免他用新的觀念進一步嚇到修士，讓他意識到他們所處的可怕境地。“你應該這樣做。”

該走了，願你在晨禱前找到平靜休息。

格雷維爾抬頭看向克洛狄烏斯，但他的目光卻越過克洛狄烏斯的肩膀，落在了遠處的天花板上。他茫然的目光凝視著那幅巨大壁畫上旋轉的影像。他看到長著翅膀的惡魔正在屠殺天使。他看到飛翔的魔鬼穿過一圈藍色的火焰，高舉利劍，斬下了三個沒有面孔的國王的頭顱。格雷維爾茫然地笑了笑，點了點頭，彷彿接受了天花板上這恐怖的景象。

克洛狄烏斯打了格雷維爾一巴掌。「看著我！我們現在就走！時機一到，你就立刻衝向大教堂門口。不准減速或停下！跟上！」

你的目光不要放在任何東西上，只盯著門；我會緊跟在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一定是跌倒了 不過，我還能走。我們現在走吧？」格雷維爾問道，同時伸出手示意克洛狄烏斯扶他起來。身後傳來一聲巨響，他們同時轉過身，發現那尊巨大的石十字架從牆上掉了下來。它的碎片散落在地上，成了一堆碎石。

碎片。然而，在所有散落的碎片中，沒有一塊能代表可辨識的原始部分。那是耶穌的舊雕像，因為每一塊破碎的碎片都只屬於曾經雕刻好的石十字架。他們雙手緊握，克洛狄烏斯開始扶格雷維爾站起來，這時

「嘶！」克洛狄烏斯身後傳來一聲尖銳的嘶嘶聲，如同憤怒的貓咪發出的嘶嘶聲。克洛狄烏斯猛地轉身，格雷維爾也隨之向後一仰，兩個僧侶雙雙摔倒在地。他們呆立原地，目瞪口呆，驚愕不已，長袍在教堂的風中獵獵作響。他們凝視著眼前那具任何聖人都會認為是難以言喻的恐怖之物。在他們面前，矗立著一尊石像，它原本固定在雕刻的十字架上。如今，它脫離了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那裡，大概只有小狗那麼高。它的身體它長得像豺狼。然而，除了尖牙之外，它的頭部保持不變，與之前雕刻的耶穌形像一致，頭戴荊棘冠冕。而且，與它那分開、直立且暢通無阻的前爪不同，

它的後爪向後伸展，貼著地面，兩隻爪子似乎被釘在一起，連著一塊巨大的殘存石塊，那是曾經的石十字架。這尊怪誕的雕像拖著向後扭曲的後腿和仍然連著的那塊岩石，朝他們爬來。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慌忙躲開這步步逼近的石像。

「吼！」一聲震耳欲聾的吼聲從高聳的獨眼巨人身上傳來，響徹整個教堂，瞬間淹沒了所有聲音。克洛狄烏斯發現巨人正用它那隻巨大的眼睛盯著他。雕像鬆開了從天花板上的一隻手，另一隻手舉起一把巨劍，正要從柱子拐角處的基座上走下來，這時兩位祭司猛地跳了起來，連忙爬向牆壁。石巨人穿著涼鞋的腳重重地砸在教堂的地板上，石板地面頓時裂開，裂縫從它的腳跟處蔓延開來。屋頂的石塊和塵土如雨般落在移動的雕像上。突然，教堂屋頂上沒有支撐的部分坍塌了，在雷鳴般的混亂中，一根巨大的瓦礫柱砸在了巨人身上。

獨眼巨人像在突如其來的力量下破碎，碎石如雪崩般傾瀉而下。狂風捲起漫天塵土，瀰漫四周，教堂的景象盡收眼底。地面上，石像般的豺狼拖著破碎的十字架殘片四處亂竄。它衝向教堂中央，一頭栽進半掩的深坑。如同瘟疫般蔓延，地獄吞噬了整座教堂，沒有放過任何神聖的聖物。這神秘的一刻，瞬間演變成一場愈演愈烈的惡夢。

「用力！」伯恩上尉大喊。士兵們使勁拉拽，繩子繃緊，祭壇石板繼續向前滑動，與破碎的地面摩擦。在呼嘯的狂風和翻滾的塵土中，士兵們幾乎耳聾眼盲。隨著石板緩緩推進，三分之一的坑底被掩埋，地面上不斷擴大的縫隙發出嘶嘶的摩擦聲。

噴湧著冰冷的霧氣。一個男人發出了一聲近乎尖叫的喊叫。伯恩立刻發現隊伍中有個空位——地板上有一道巨大的裂縫，噴出一股霧氣和冰晶。他迅速穿過人群。

他縱身躍過石板上不斷蔓延的裂縫。然而，為時已晚；他甚至無法在深不見底的裂縫中找到他的士兵，那裂縫彷彿直通地獄深淵。他向其他閒散的士兵大喊，他們此刻都拿著兩支熄滅的火把：「立刻繞到隊伍後面！如果有人倒下，立刻頂替他的位置！」他轉向遠處的牆壁。「阿蒙德，準備指揮！」士兵們丟下火把，爭先恐後地爬離深坑，伯恩跨坐在地面裂縫上。他代替倒下的士兵，把自己扣在繩索上，並警告所有繩索上的士兵：“我們同舟共濟，同生共死！”

「用力！」伯恩大喊。青紫的指節緊緊抓住繩索。瑟瑟發抖的士兵發出嘶嘶聲和呻吟聲。祭壇再次緩緩向前移動。冰雹從旋轉的柱子上飛濺而出，砸在每個士兵身上。士兵們全身濕透，沾滿了灰塵，有些人痛苦地皺著眉頭。在冰冷的鬍鬚下，他們臉上都帶著同樣的恐懼和絕望的表情，只有在激烈的戰鬥中才能看到這種表情。

「咻！」籠罩著整座大教堂的塵埃迅速消散，船長目不轉睛地盯著格蕾特修士那閃閃發光的殘骸，它喉嚨裡不斷湧出一連串發光的幻影。幻影一個接一個地從屍體的口中飛出，一個比一個飛得更快。直到屍體的喉嚨劇烈地抽搐、噴吐，最終縱向裂開。突然間，修士的整個頭部和頸部爆裂開來，與肩膀齊平，向四面八方擴散，彷彿一朵迅速成熟的肉花。從剩下的無頭軀幹中，一道耀眼的靈柱噴湧而出，發出尖嘯和悸動，向上湧動。大教堂的上層充滿了閃閃發光的半透明身影。到處都是幻影，它們從天花板、牆壁和地板上消失又出現。整個大教堂都閃爍著不自然的光芒。

隨著巨石滾過擋路的格萊特修士的屍體，祭壇石板斷斷續續地滑動著，每一次沉重的石頭滾動，都帶動著那具沒有皮膚的軀幹彎曲。它繼續向後仰去，直到巨大的重量壓斷了脊椎。屍體翻轉過來，猛地側翻。在這個駭人聽聞、非自然的角度的殘破的頭顱被撕裂，隨即被下方咆哮的黑色柱體吞噬。

突然間，喉嚨精靈的湧出停止了，但它那張開的頸孔仍然繼續擴張著。喉音低沉的呻吟聲—與祭壇石板的每一次推移都相呼應。然而，扭曲的遺骸最終消失在滑動的石板下。最終，在那一刻，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似乎永無止境，但漸漸平息；風也停了；塵埃落定，一聲沉悶的巨響震動了教堂的地板。祭壇石板也隨之震動。

伯恩和他的手下終於將坑填平，一切就緒。坑底傳來低沉的隆隆聲，顯示祭壇頂石下那團翻騰的黑色殘肢仍在肆虐。

儘管布拉西樞機主教成功開啟了門石，足以釋放一支幽靈大軍，但他始終未能找到機會念誦剩餘的經文，從而指揮它們在克雷西戰役中對抗英格蘭人。因此，這群漫無目的的幽靈只是在天花板上盤旋，沒有任何方向或指揮。

種類。

「該死的紅衣主教！」伯恩的聲音在寂靜的黑暗中咆哮，但很快就被層層疊疊的迴聲淹沒。

~*~

奧迪諾走出教堂，穿過修道院的庭院，透過常綠灌木叢向外望去。他看著四個士兵抬著伊凡癱軟的遺體從地下墓穴的正門走出，一陣噁心幾乎讓他雙腿發軟。他們把屍體抬到浴場，放在外牆邊。奧迪諾強忍著淚水，腦海中浮現出拉撒路的身影。他打量著聚集在庭院裡的士兵，他們的目光完全集中在教堂上。士兵指著天空，指向從教堂屋頂升起的發光幻影。那些黃色的身影在教堂尖頂周圍盤旋，在層層疊疊的石雕怪誕象間追逐嬉戲。它們像一群爭鬥的鴿子，為了棲息而互相追逐。

伯恩的士兵們在地下墓穴中找不到拉撒路，只好回到地面，踏入庭院，卻發現一群閃著光芒的幽靈在教堂上層穿梭。眼前這超現實的景象令他們目瞪口呆，衛兵們和戰友們聚集在一起，背對著奧迪諾藏身的灌木叢，僧侶看到了機會。

奧迪諾從灌木叢中竄出，溜進了地下墓穴建築的側門。他沿著長長的走廊飛奔，轉過一個彎，把耳朵貼在……

他推開墓穴入口處那扇用鐵條加固的木門，發現裡面無人把守。他悄無聲息地沿著昏暗的樓梯向下走，穿過走廊，左右穿梭，一路向下，最終來到一條通往虛無的通道，這條通道除了通往井洞之外，別無他處。

到達井洞後，奧迪諾將火把伸進黑暗的洞裡，低聲問道：「拉撒路？」然而，洞裡空無一人，只有地下泉水潺潺流過地面寬闊溝渠的聲音。奧迪諾邁步走了進去。

他挪到房間另一頭，抓起一個……

牆邊擺放著一排木水桶。他走到溝邊，用桶子敲了敲岩石地面。「拉撒路？你在哪裡？我是奧迪諾修士。」說完，他把火把遞到溝渠上方，潛入水中尋找。

奧迪諾猛地將水桶摔在地上，水桶碎裂，奧迪諾怒吼道：「拉撒路，出來！」話音剛落，地下溪流的表面便裂開，渾身濕透的拉撒路從中湧出。他之前一直躲在地面下方的一個小洞穴裡。那是幾個世紀以來侵蝕形成的一個充滿空氣的空洞。幸運的是，只有五個人知道它的存在：拉撒路、奧迪諾、兩個名叫米格爾和塔特烏斯的畸形侍從（拉撒路對他們深信不疑），以及一個身材魁梧、銀髮蒼蒼的僧侶，他此刻正躺在……

澡堂，從此杳無音訊。

“父親……？”

「是的，伊凡已經過世了，拉札勒斯；但他會永遠和你在一起。就在這裡，」奧迪諾說著，輕輕拍了拍拉札勒斯的胸口。他艱難地吞了口水。「好了，孩子，聽我說，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趕緊離開！」他把剩下的水桶扔到一邊，握住拉札勒斯伸出的手，把他從水里拉了出來。拉札勒斯拉著……

拉札勒斯從繩帶上取下滴水的面罩，擰乾上面的水，奧迪諾從他手中接過面罩，扔進了溪流。「不必這樣做。你的世界已經改變了。」拉札勒斯看著湍急的溪流沖走了面罩。

面罩從牆上一個破損的洞口滑落，永遠地消失在地下的黑暗水域中。

他們逃離了井洞，沿著蜿蜒的隧道疾馳而去。在他們面前，那個身形魁梧的僧侶將一支熊熊燃燒的火把插進逐漸展開的黑暗中；在他們身後，一縷青煙在鑿刻的洞頂上若隱若現，拉撒路濕漉漉的長袍滴落的水珠順著隧道深處緩緩流淌。更遠處，越過僧侶的肩膀，男孩們睜大的瞳孔中映照出兩團在搖曳火炬光芒下閃閃發光的黃色光點。拉撒路加快了腳步，濕透的長袍在他跌倒在奧迪諾身邊時發出啪啪的聲響。他問：“修士，為什麼門石會發出尖叫聲？”

奧迪諾突然停下腳步，靠在牆上喘了口氣，然後把手手電筒對準一雙藍色的眼睛。“尖叫？它怎麼會尖叫？”

「我聽到了。在我心裡。它的聲音。即使現在，它仍然從那邊傳來。」拉撒路指向隧道岩壁的最高處。

奧迪諾琢磨著拉撒路的說法，意識到這孩子指的方向正是大教堂——教堂的核心。僧侶斥責道：「小子，我再也聽不到這種胡言亂語了！現在給我閉嘴，免得我們被人聽見！」說完，他們又飛快地跑進了隧道。

他們匆匆穿過迷宮般的地下墓穴通道。最後，奧迪諾衝進男孩們的房間，沙啞地吼道：「把那件濕透的長袍脫下來！」他靠在入口處。“你們有乾淨衣服嗎？”

“我床底下就有這些東西。”

“那就繼續吧；我彎不下腰！你還有別的兜帽嗎？”

“只有你從我這裡拿走的那一個，修士。”

「沒關係。趕緊脫掉衣服，穿上。」奧迪諾向房間外望去。

他們沿著主走廊往上走，卻什麼也沒看到，只有一片漆黑。拉撒路躲藏起來後，沒人再去更換墓穴裡的火把。儘管如此，奧迪諾仍堅守崗位，側耳傾聽細微的動靜，留意著遠處探照燈的微光。

奧迪諾轉過身，看到拉撒路跪在床邊，對著一個裝滿衣服の木箱默默哭泣。

「什麼事，小子？」奧迪諾嘶嘶地說。

拉撒路把手放在箱子邊緣。“我有一個兜帽，一個新的，還有兩個。”還有幾張——一張是給米格爾的，另一張是給塔特烏斯的。」

「快點，拉撒路！現在還不是時候！」奧迪諾拿著火炬衝了上去，拉著從盒子裡拿出長袍和麵具，放在床上。

拉撒路擦了擦臉，跳了起來，迅速脫下衣服。奧迪諾把火炬傳了過去。

他趴在床上，空著的那隻手整理著衣服。男孩來回踱步，

他赤身裸體，瑟瑟發抖地摀著胸口。拉札勒斯瘦削的身軀幾乎和同齡男孩沒什麼兩樣，除了他腹部沒有肚臍。然而，拉札勒斯與其他侍從男孩最大的差異並非駝背——修道院的居民，包括侍從、修士和院長，都認為他駝背。事實上，他的脊椎筆直挺拔，和所有健康男孩一樣。他最顯著的差別在於…

拉撒路長著一對折疊的、膜狀的翅膀，由血肉和骨頭構成。

拉撒路展開雙翼，迅速抖落身上的水珠。他把翅膀重新蜷縮在背後，轉身尋找奧迪諾。奧迪諾前臂搭著衣服，眉頭緊鎖，水珠順著他皺起的額頭緩緩流下。

「請原諒我，修士，」拉撒路低下頭說。

奧迪諾朝拉撒路的床邊點了點頭。“用被褥擦乾身體吧。”

拉撒路照做了，奧迪諾伸出手臂。“現在，穿上衣服。”

男孩穿衣服時，奧迪諾又給他看了一整套搭在床上的衣服，包括一件長袍、一條腰布、一頂兜帽和兩雙腳套。“夜裡很冷，你要把兩套都穿上，一套疊在另一套上面。快點穿好！”

奧迪諾拍了拍他的肩膀，匆匆回到門口，守在一旁，看著拉撒路忙著。「聽我說，拉撒路。我們要離開地下墓穴了。但是，修道院裡有很多士兵，他們會竭盡全力阻止我們。」

我們的逃亡之路。雖然夜幕掩護著我們，但我們既不能被人看見，也不能被人聽見。我們必須像風一樣行動。」奧迪諾強忍著咳嗽，看向拉札勒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小子？」

「我願意，修士。不過，或許我們可以躲進地下墓穴，就躲到明天，」拉撒路提議道，聲音顫抖。修士察覺到他臉上露出一絲表情……

就在男孩把面具套在頭上之前，他臉上露出了深深的憂慮。

顯然，奧迪諾意識到，拉札勒斯對地下墓穴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除了從修道院繕寫室的書籍中了解到的那些。拉札勒斯繫緊了兜帽的繫帶，補充道：“士兵們或許不會發現我們在這裡。我知道貝尼翁隧道裡有一堵空心牆。”

奧迪諾走到房間另一邊，抓住男孩的肩膀，搖晃他。“不！”

你必須掌控自己的命運！地下墓穴已不復存在。再也沒有火把需要點燃或熄滅；再也沒有釀酒；再也沒有擦洗牆壁和地板的活兒了。從此刻起，你唯一需要服從的命令，將直接來自你。你的生死將由這些命令決定！記住，拉撒路！

「我還沒當修士呢。」

“沒有例外，拉撒路。你的性命就取決於此！”

拉撒路垂下肩膀和頭，沉默地站在那裡。

奧迪諾放開了他，嘆了口氣。“現在又怎麼了？”

“我害怕，修士。”

奧迪諾跪在他面前。「你最好如此！」牧師指著天花板。「上面那些人要是抓到，會殺了你的。恐懼正是讓你活下去的必要條件。恐懼是好事。」他搖了搖火把。「恐懼是你的朋友，永遠不要考驗它，也不要背叛它。」奧迪諾從床上拿出第二個面具。「現在，立刻把另一個兜帽戴在第一個面具上，再把第三副腳套套在兩個面具上！」奧迪諾猛地站起身，回到門口。

奧迪諾斥責拉撒路時，他匆忙穿好衣服。“你不再是男孩了，你是個男人了，對吧？”

「是的，修士，」拉札勒斯咕噥著，一邊把第二個面具戴在第一個面具外面，一邊又抓起一副腳套。

“那麼，請記住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什麼？”

“你的名字是德隆·奧迪諾修士，修士。”

「不是！聽好了，那個叫拉撒路的男孩已經不在了。他已經長大成人了。他的言談舉止都像極了他的父親。」奧迪諾一巴掌拍在牆上的石頭上，拉撒路猛地一震，迅速將面具上黑色的眼洞轉向僧侶。“你現在是伊万了！你就是伊万。現在，再回答我一遍，這次要像伊万那樣回答。我叫什麼名字？”

「奧迪諾，」拉札勒斯回答，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他的腳套上。

「幹得好，」奧迪諾微微一笑，回答。“今晚，你將成為你引以為傲的人。”

父親。你要從祂身上汲取力量——從你內心深處汲取力量。他將在精神上指引你，直到你生命的盡頭。他將永遠與你同在。」奧迪諾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在這裡；在你的心裡。」奧迪諾低頭摸了摸長袍下藏著的小物件。「啊，對了。他堅持要你帶著這個，以防萬一。嗯，這裡。」神父用空著的那隻手掏出一條皮繩項鍊。

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條細細的項鍊，項鍊上垂著一個小小的木製十字架，拉撒路一眼就認出那是伊凡的祈禱十字架。奧迪諾走到男孩面前，把項鍊繞在他的頭上，然後把十字架塞進他的長袍裡。「好了，你現在就是伊万了。伊万從來不哭，對吧？」

拉札勒斯抬頭望著奧迪諾，他那雙藍眼睛在火炬的光芒下閃閃發光，透過一副…他的面具上有洞。

「不，弗里亞，不，奧迪諾，」拉札勒斯回答。「我已經穿戴整齊了。」

「那麼，我們走吧。」奧迪諾拍了拍他的肩膀。「無論發生什麼，你只要記住，你必須趕緊逃離這座修道院，永遠遠離它。如果士兵抓住了我，你千萬不要回頭，也不要猶豫。他們一個人殺不了我；但如果他們抓住了你，他們就會殺了我們兩個。你，因為你的身份；我，因為我幫你逃跑。」奧迪諾起了眼睛。「我的性命掌握在你手中。別讓我失望，拉撒路。」

拉撒路搓了搓藏在長袍下的小物件，然後挺直了肩膀。

「我不會，奧迪諾。」

奧迪諾把燃燒的火把丟到床上，火焰瞬間吞噬了床單。濃煙滾滾，沖刷著岩石天花板，湧入走廊。

拉札勒斯想起納拉姆辛的信，信裡密密麻麻地寫滿了符號。他猛地撲過去，把一隻手臂伸進床墊的稻草堆裡，卻什麼也沒找到。奧迪諾一把把他拉開。「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把一卷羊皮紙放在裡面了！」拉撒路指著燃燒的床驚呼道。

「它消失了。」

「別管它了。」奧迪諾把拉札勒斯的頭從火焰上轉開，直視著他的眼睛。「你什麼都有了。現在，聽我說。如果我們被發現，你就回到井洞，躲到下面的洞穴裡。」

地板，和以前一樣。黑暗和煙霧將會吞噬你，是嗎？

「我會的。」拉撒路回答。

僧人點點頭，擦了擦額頭上新冒的汗珠。「那就走吧，像風一樣，」他低聲說。

奧迪諾在門口側耳傾聽，然後帶著拉札勒斯匆匆沿著昏暗的走廊往上走去。他們身後，熊熊燃燒的爐火的光芒漸漸消失，走廊上那些引人注目的景物也隱沒在更深的陰影中。奧迪諾像往常一樣，在深夜前往酒窖的途中，摸索著穿過這條黑暗的隧道；他用指尖輕觸牆壁，尋找著能讓他準確辨認方向的標誌。拉札勒斯緊跟在後，沿著走廊中央的通道走去。

他邁著輕快穩健的步伐穿過通道，卻不觸碰任何東西。在黑暗中，這男孩威嚴的步伐與他父親如出一轍。邁著大步，腳跟重重地敲擊地面，彷彿能撼動腳下的土地。僧侶和侍從一起繞過一個彎道，匆匆朝著走廊盡頭遠處的微光走去。

隧道盡頭豁然開朗，出現一個高聳的圍牆，寬闊的台階向上延伸，通往一個石砌平台。在平台上，一扇無人看守的、用鐵條加固的木門標誌著修道院地下墓穴的入口。在墓穴階梯的底部附近，一支搖曳的火炬正艱難地維持最後的火焰。一團熾熱的紅色餘燼飄落到地上，熄滅了。奧迪諾拖著腳步走上樓梯，爬了一半後才發現拉撒路已經不見了。他停下腳步，轉身一看，發現那個男孩正站在即將熄滅的火炬光下，專注地看著他。

神父低聲喘息著，拖著腳步走下樓梯。這時，他才明白男孩為何如此心不在焉。拉撒路盯著地板，仔細查看那一大片血跡，就在片刻之前，這血還流淌在伊凡的血管裡。

「現在不行！」奧迪諾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兩人一起衝上樓梯。僧侶輕輕地將墓穴的門打開一條縫，側耳傾聽——卻只聽到一片寂靜。他猛地推開門。

他推開門，衝進了走廊。然而，還沒等他轉過街角，就回頭瞥了一眼，只見那男孩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口。拉撒路彷彿站在深淵邊緣，向下凝視著。奧迪諾後退了幾步，朝拉撒路揮了揮手。“現在！”

拉札勒斯深吸一口氣，衝過門口。他一頭栽進奧迪諾的懷抱，雙拳緊緊握住僧袍的牆壁。

「幹得好。現在，跟緊我。」奧迪諾一把將他拉開。雖然拉札勒斯一言不發，但奧迪諾聽出了他急促的呼吸，彷彿看到他那副看似無害的面具下，隱藏著驚恐萬分的眼神。突然，從隔壁傳來……

走廊裡，一扇門砰地一聲關上了；士兵們逼近的聲音越來越大。

「堅強點，拉撒路！」奧迪諾一邊喊著，一邊拖著沉重的身軀沿著走廊走去。「快點！」他回頭衝著男孩低聲說。拉撒路緊跟在後，兩人拔腿就跑，遠離了喧鬧聲。

兩人從建築的側門衝了出去，躲進了一排高大的常綠灌木叢後，這些灌木叢沿著修道院的牆壁排列。他們一動不動地待在那裡，寒冷的空氣和初升的月光在他們急促的呼吸間投下一層朦朧的霧氣。他們聽到大教堂方向傳來士兵爭吵的聲音，偶爾夾雜著命令的呼喊聲。夜空中充滿了各種聲音：馬匹的嘶鳴、靴子的蹣跚聲、門的砰砰聲和金屬碰撞的叮噠聲。庭院裡充滿了熙熙攘攘的軍隊的喧囂。奧迪諾

他拉了拉撒路的袍子，示意他跟上。兩人並肩側身穿過樹籬後狹窄的縫隙，背靠著牆。他們悄悄地向修道院南門挪去，士兵們的交談聲也隨著他們的腳步越來越近。奧迪諾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拉撒路保持安靜。

僧侶小心翼翼地撥開灌木叢，看到四個士兵站在庭院內，離敞開且無人把守的修道院大門很遠，他們背對著他，仰望著遠處的教堂屋頂。屋頂上方盤旋著一團閃閃發光的幻影。他又拉了拉撒路，然後撥開樹籬的盡頭，徑直走進空地。士兵們還在那裡，奧迪諾把拉撒路從灌木叢後拉出來，用力推了他一把，男孩差點絆倒。然而，兩人最終還是安全地溜進了黑暗中，幸運的是，他們也躲進了導致這一切的邪惡勢力之中。

拉撒路為了保命，不得不躲起來，以免被士兵發現並殺害。因為他現在的身份，反而分散了士兵的注意力，使他得以逃脫。

他們如同晨曦微光下移動的影子，飛下山坡，朝著一片長滿乾枯短草、排列著石塊和十字架的田野飛去——朝著修道院墓地的方向。兩人飛快地越過土堆，穿過墓碑，直到抵達墓園的盡頭。奧迪諾躲在一塊齊腰高的巨石後面，把拉撒路從巡邏士兵的視線中帶走。

他們就躲在那裡，不見任何人。奧迪諾靠在岩石上，大口喘著氣。拉札勒斯站在他旁邊，目光幾乎掃過四方。他搜尋草地、墓碑、遠處的山丘、冉冉升起的紅月，以及繁星點點的廣袤夜空。“我不喜歡這裡，”他說道，“這世界太大了。”

奧迪諾倒吸一口氣，嘆了口氣。“而且，在夜幕降臨之前，它還會繼續長大。”

拉撒路猛地轉過身問道：“比現在還要多嗎？”
僧侶垂下肩膀，呻吟道：“這行不通。我得去取些食物。”他看了看男孩。「我知道一條無人把守的小路，可以安全地進出宿舍。只要那些守衛分心，也能安全進出修道院。」

“我們逃脫了。我們安全了！”

「不，拉撒路。我們離最近的村莊還有一天多的路程，離最近的可以让你免受烈日暴晒的避難所還有半夜的路程。而且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我們沒有任何過日子的補給。」

拉札勒斯建議說：“我們或許會在路上找到補給。”
「但願世界如此仁慈。可惜，在我們必須跋涉的荒涼道路上，我們找不到任何這樣的安排。唯一的辦法就是隨時準備開火，而且只有這樣。」

「我們能拿到的淡水還藏在那些牆裡，」奧迪諾說著，朝修道院南門點了點頭。「從這裡到山口之間最後一點食物也藏在宿舍裡了，因為我把廚房剩下的所有東西都收集起來了。」

拉札勒斯向西望去。「山口是個洞穴；就在那邊，」他指著遠處漆黑的地平線說。

「的確如此，」奧迪諾回答。「你現在必須待在那裡，那裡可以躲避陽光。你還記得那個山洞吧？」

「我知道。父親跟我講過山口的故事。尼古拉斯修士也向我描述過，他是如何找到它的？」

「你相信你能在短短半個晚上就準確地帶我找到它嗎？」

「哦，是的！我可以帶你去！尼古拉斯修士說過：只要沿著正西方向走，一絲一毫都不偏離，就能直接到達山口。而我從不偏離，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奧迪諾長舒一口氣，他很清楚拉撒路的方向感近乎神乎其技，或許比任何凡人都要敏銳——其精準程度堪比候鳥。他相信，即便連續幾個晚上沿著西邊的小路走，拉撒路也不會偏離太遠。奧迪諾轉向修道院，喃喃自語道：“總算，這或許對我們有利。趁著士兵們分神，我去取些補給。”

「可是士兵們一定會抓住我們的！」拉撒路喊道，一把抓住奧迪諾的袍子。

“不，”僧侶轉身，抽回男孩的手，回答道，“我必須獨自前往。我們不能冒你被抓的風險。”

拉撒路拍了拍巨石。「那我應該留在這裡，躲在這塊石頭後面嗎？」

奧迪諾搖了搖頭。「不行。如果你留在這裡，巡邏的士兵可能會發現你。如果我耽擱了，你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躲避烈日。」奧迪諾向東望去，看到了一輪圓圓的明月。

拉札勒斯在墓園西側較暗處搜尋了一番，然後轉身看向奧迪諾。「那麼，我該躲到哪裡去呢？」

「不是這裡。是山口，」奧迪諾回答。「這段路程不過半個晚上。時間。」它站在你這邊。你知道怎麼找到它，對吧？」

拉札勒斯低下了頭。「或許吧。但前提是尼古拉斯說的是真的，可是」

“尼古拉斯說的是真的，拉撒路。他帶你父親和我去了山口。我們當時就在現場，親耳聽到他給山口命名。”

「但是我們應該一起離開。你和我。明天你可以回修道院去取些食物，好嗎？」

「不，拉撒路。這趟旅程艱辛無比。要翻越許多山丘和山谷。」奧迪諾用袖子擦了擦額頭的汗，顫抖著把手放在……

他揉了揉肚子，搖了搖頭。「我走不了那麼遠的路。就算不背著沉重的補給袋，我連自己都覺得累贅。如果我沒被凍死，而且像你建議的那樣，明天再回來，那麼……」

「等到夜幕降臨，守衛們回到崗位，我該如何悄悄溜過士兵們？」奧迪諾指著巨石，越過修道院的圍牆。「看，就在大教堂的頂端，那些東西，是這位新任紅衣主教從門石中釋放出來的。」拉札勒斯望著教堂的屋頂和尖頂，它們上方的區域被一群聚集的無形幻影照亮。奧迪諾繼續說：“它們是某種精靈，我非常肯定……”

他們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用這壯觀的表演來取悅我們。不，他們的出現和舉動向我揭示了一個更大的邪惡即將降臨這座修道院。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然而，即使現在，他們似乎也正在聚集，如同幽靈大軍一般。

瞧瞧它們是如何移動，如何在屋頂雕像間排成一排排聚集起來的。孩子，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當它們組織起來的時候，我們恐怕不在了。

因此，我必須趁著士兵們被這些東西和地下墓穴新冒出的煙霧分散注意力的時候行動。現在正是取補給的好時機，趁著容易做到。

「他們會抓住你的。我知道他們一定會抓住你的，」拉撒路抱怨道，又拽了拽僧袍。

奧迪諾雙手叉腰，向後靠去。「就算他們真的抓住了我，他們又能如何處置一個被俘的僧侶呢？請求我的原諒嗎？拉撒路，就連士兵也會尊敬他們的主。他們不會對我做什麼，僅僅因為我的身份——一個神職人員，上帝的僕人。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帶著……」

天黑前，請務必安全抵達山口。我會在那裡與你會合。並遵守相關規定。」

拉撒路鬆開了奧迪諾的袍子，低下了頭。

“而且，”奧迪諾補充道，“如果他們膽敢抓我，我就用山羊把他們全都打趴下，然後把他們趕走！”

拉札勒斯抬起頭，搖了搖頭。僧侶感覺，男孩面具下似乎隱藏著一絲微笑，即便不是真笑，也十分微妙。然而，男孩卻轉過身去，凝視著遠方。

奧迪諾跪在拉撒路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希望你堅強，就像你父親希望的那樣。你要背負他的十字架。你要讓他感到驕傲，對嗎？」

「我會的，修士，」拉撒路咕噥著。奧迪諾環顧四周，尋找士兵的蹤跡。“你確定你能準確地向西走嗎？”

「我可以，」拉札勒斯肯定地說，「但你早就知道這一點，修士。」他的聲音帶著一絲惱怒。

「是的，我知道。」奧迪諾拍了拍他的肩膀，指向西方。「從我們所處的位置來看，

你只要朝正西走半天，山口就歸你了。不要沿途要引人注目，不被看見或聽見。切勿偏離方向—你的路線絕對不能偏離。動搖吧，免得你不知不覺繞道而行。避開一切，只走通往山洞的筆直小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願意，修士。”

「萬一亮前你到不了山洞，就一定要遮住身體，別讓太陽照到。如果實在不行，就挖個洞，用泥土和石頭把自己埋起來。」奧迪諾俯身向前，用力搖晃著他的肩膀。「這很重要，拉撒路！太陽會要了你的命！你一定會死！我親眼見過，那死狀慘烈，痛苦不堪！你的血肉會徹底變成石頭，即使你慘叫著死去！而且沒有回頭路。太陽會要了你的命，拉撒路，死後，你將永生。」

拉札勒斯一言不發。奧迪諾放開了他。對這位僧侶來說，男孩的沉默和僵硬的姿態似乎足以作為回應。

「現在，我希望你離開這裡。這裡只剩下邪惡。永遠不要回頭，也不要因為任何原因動搖。」奧迪諾整理了一下男孩的袍子。他又環顧了一下四周，然後輕輕推了推男孩，示意他離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願意，修士。”

拉撒路朝著漆黑的西方地平線走去；他目光堅定地望著前方，喊道：「你們很快就會來追隨我——就在今晚嗎？」他的聲音顫抖著，帶著哽咽。

「如果上帝允許，我們將在清晨於山口重聚，」奧迪諾向他保證。「你必須憑藉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決心才能戰勝眼前的難關。你現在是成年人了，拉撒路。你是你父親的兒子；你肩負著他所有的重擔和祝福。不要在分心、誘惑或迷茫中動搖。不要偏離你的道路。你現在是伊凡了。出發吧！悄無聲息地走下去吧！」

男孩挺直了肩膀，繼續往墓園深處走去。奧迪諾遠遠地看著，只見那身穿長袍的身影漸漸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中。最終，那身影消失在附近山谷的陰影中。片刻之後，西風吹拂過鄉間。奧迪諾確信男孩已經走遠後，才頹然地趴在巨石上。

在他身下，月光下的淚珠暈染了石頭的臉。奧迪諾為伊凡哭泣，因為伊凡無法為驚恐萬分的拉撒路哭泣；他為拉撒路哭泣，因為拉撒路假裝成他根本無法成為的「伊凡」；他也為自己哭泣，因為他永遠無法成為像伊凡那樣的「伊凡」。

唉，在極度的孤獨中，奧迪諾崩潰了，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癱倒在圓石上的肥胖僧侶。他掙扎著，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毫無價值的渺小之人，被某種巨大而可怕的洪流所淹沒和吞噬。

憤怒的空虛和渴望——在一片早已逝去、充耳不聞的修道院墓地中，哭泣著、喘息著，訴說著隱藏的悲傷。

【第七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